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10120051300059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从《红玫瑰》管窥鸳鸯蝴蝶派的流变

Looking into the Evolution
of Mandarin duck Group from Red Rose

林彩云

指导教师姓名: 李晓红 教授

专业名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8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8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8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8 年 5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内容摘要

《红玫瑰》创刊于1924年7月2日，终刊于1932年1月28日，共出版350期，出版历时长达七年之久，是现代通俗文学期刊中寿命最长的刊物之一，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展现了通俗文学杂志的第二代风貌。作为一份大众通俗刊物，《红玫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非常流行，深受市民读者喜爱，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长期遭受人们的非议与批判，并未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客观且公正的评价。八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及通俗文学研究的深入，这份期刊成为鸳鸯蝴蝶派研究的原始佐证史料不断被提及，但遗憾的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专文专著尚未出现。笔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梳理与突入文本内部的感性体认，还原《红玫瑰》一个更加清晰切实的历史图景，借此管窥鸳鸯蝴蝶派的流变。

第一章主要介绍《红玫瑰》的创刊背景以及它的前身《红杂志》的概况，通过把握主编赵苕狂的编辑理念，并将《红玫瑰》刊物还原到历史文化语境中，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刊物的意义；第二章主要归纳分析了《红玫瑰》重视市民心理的编辑形式与契合商业规则的市场运作方式，透过该刊驳杂的作者群体利用丰富的文体样式参与社会公务事务的讨论，借此来分析《红玫瑰》打造都市公共空间所做出的努力；第三章，从该刊众多驳杂的文体样式中选取散文与小说作为个案进行解读，挖掘出《红玫瑰》的文学文本所呈现的滑稽妙趣的市井内容、贴近时代的文学立场以及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归纳出《红玫瑰》的文学价值；结语，通过考察《红玫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场中的位置，以期确认它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红玫瑰》；赵苕狂；鸳鸯蝴蝶派

Abstract

"*Red Rose*," was published in the July 2, 1924, f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anuary 28, 1932, a total of 350 publications, lasting for seven years. It is the longest publication in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periodicals, and it is recognized as the behalf publications of "*Mandarin duck Group*", for it shows the "the second-generation style of Popular Literature magazine". As a popular literary publication, "*Red Rose*",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popular in Shanghai in 1920's to 1930's, especially for many public readers. However, in the following time it was forgotten by the people and criticized from domestic academia.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Red Rose* became source materials widely referred as the national light literature and *Mandarin duck Group*. However, we have not seen any articles or books specially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magazin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Red Rose* as the raw data collation.

In chapter 1, through the *Red Rose*'s founding background and the predecessor of *Red magazine*, the author gives an overview of magazine, an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editor-in-chief Zhao Shaokuang and other editors, we can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d Rose* better. In Chapter 2, the author sums up the excelsior editing, typesetting and flexible commercial operations of the magazine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nalyses the journal author groups and rich text styles, to understand *Red Rose* as a profit. In Chapter 3, from the rich texts of the magazine, the author selects prose and novels as the case and tries to dig out the ridiculous life of Town 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texts of *Red Rose*, the posi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solemn with humor, and sums up the literary value of *Red Rose*. Finally, the author inspects the literary position of *Red Rose* in the 1920's to 1930's to confirm its history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 *Red Rose*; Zhao Shaokuang; *Mandarin duck Group*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红玫瑰》概述	7
第一节 《红玫瑰》的创刊背景	7
第二节 《红玫瑰》的前身——《红杂志》	10
第三节 主编赵苕狂及其编辑理念	13
第二章 作为大众通俗期刊的《红玫瑰》	18
第一节 重视市民心理的编辑形式	18
第二节 契合商业规则的市场运作	25
第三节 打造都市公共空间的努力	30
第三章 兼顾时代与大众的办刊宗旨	34
第一节 滑稽妙趣的市井生活	34
第二节 贴近时代的文学立场	39
第三节 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	42
结 语：《红玫瑰》的历史地位	46
参考文献	48
后 记	50

Contents

Prolegomenon	1
Chapter 1 Summary of <i>Red Rose</i>	7
Section 1 The publishing background of <i>Red Rose</i>	7
Section 2 The predecessor of <i>Red Rose</i> - "Red magazine"	10
Section 3 Editor-in-chief Zhao Shaokuang and his edit concept	13
Chapter 2 <i>Red Rose</i>: popular as a public journal	18
Section 1 Editing form concerned about public psychology	18
Section 2 Market operation fitting the rules of commerce.....	25
Section 3 Efforts to create a public space	30
Chapter 3 The publishing purpose of <i>Red Rose</i> balancing the time and the public	34
Section 1 Ridiculous life of the Town.....	34
Section 2 Literary stand: close to the era.....	39
Section 3 The artistic features: solemn with humor	42
Conclusi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i>Red Rose</i>	46
Bibliography	48
Postscript	50

绪论

《红玫瑰》由沈知方集资，世界书局发行（地址在上海福州路），1924年7月2日由《红杂志》出满一百期后改名出版的，严独鹤为名誉编辑，赵苕狂主编，《红玫瑰》初为周刊，1928年第四卷起改为旬刊，1932年1月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而停刊，共出版7卷350期。由于这两份期刊“就历史而言，就事实而言，殆相衔接”^①的实质传承关系，完全可以将二者看作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一种刊物。《红玫瑰》共出版长达七年之久，是现代通俗文学期刊中寿命最长的刊物之一，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代表刊物，展现了“自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杂志热之后，通俗文学杂志的第二代风貌。”^②

早在1922年7月沈雁冰写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一系列的文章，认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艺术技巧上以“记叙式”的叙述来代替“小说的重在描写”，以“主观的向壁虚造”来代替“客观的观察”。仿吾则在《歧路》一文中骂鸳鸯蝴蝶派作家为“文妖”，警醒青年务必不要去读他们的刊物，务必不要走上那条“歧路”。^③西谛借朋友之口说，将“鸳派”作者称为“文丐”似乎还嫌太轻描，于是怒斥他们为“文娼”，觉得“他们像‘娼’的地方，不止迎合社会心理一点。……所以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④他在《血与泪的文学》中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比作“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作品，并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⑤郭沫若在《致郑西谛先生信》中对批评鸳鸯蝴蝶派表示声援，把鸳鸯蝴蝶派文人称为“流氓派文人”。^⑥叶圣陶也写了《侮辱人们的人》来批判

① 《红玫瑰》：严独鹤 赵苕狂主编，1924.7.2-1932.1.28。

②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9页。

③ 仿吾：《歧路》，《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0月。转引自芮和师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9页。

④ 西谛：《“文娼”》，《文学旬刊》第49号，1922年9月11日。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⑤ 西谛：《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⑥ 郭沫若：《致郑西谛先生信》，《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转引自芮和师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6页。

鸳鸯蝴蝶派。由于这些论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此等论述为后来学术界对这个派别的判定埋下了基本的基调。在 1955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一股反动逆流”，其基本倾向是“脱离时代精神，极力宣扬低级庸俗的情感。这是应该全部否定和严加批判的……在当时，它对广大市民，特别是知识青年起了极坏的麻醉腐蚀作用。”^①甚至有些文学史还认为鸳鸯蝴蝶派在当时对新文学运动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②。类似的观点在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等集体编著的文学史中都可以看到^③。在当时文坛上被认为权威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是以下三点：“其一，认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倾向上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曰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股逆流”；其二，认定鸳鸯蝴蝶派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其三，认为这一流派属于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④。这三个明显带有偏狭的权威观点使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上一直受到轻视和贬低，也使得《红玫瑰》以及同类期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倍受人们非议，关于它们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界不多且都是偏颇的定论。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学人开始对“主流”声音表示质疑，并进行了反思，开始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研究，关于鸳鸯蝴蝶派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也逐渐增多起来。魏绍昌、范伯群、徐斯年、汤哲声、袁进等学者重新开始审视鸳鸯蝴蝶派，在不同的文学史框架体系下对它们作了颇有新意的研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资料以及所撰写的有关论著，他们从不同角度完善了鸳鸯蝴蝶派的研究缺失。特别要提到的是 1984 年推出了两套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汇编：一套是《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⑤，全书共分 4 辑，第一辑收录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界对“鸳派”的评论，第二辑收录的是建国初期的有关评论，第三辑为“鸳派”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 1955 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 9 编第 6 章第 4 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9 月修改本初版。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140 页。

② 复旦大学中文系 1957 年级文学组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第 1 编第 3 章第 4 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年 5 月初版。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154 页。

③ 详见《文坛上的逆流——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逆流》、《“礼拜六派”批判》、《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鸳鸯蝴蝶”派文学和黑幕小说》等文，收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134~174 页。

④ 范伯群：《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评价之反思》，《上海文论》第 1 期，1989 年。

⑤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

作家自述，第四辑收录范烟桥、郑逸梅等的理论著作。另一套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①，全书分为4编，第一编是“鸳派”的文学见解与作家，第二编是“鸳派”作品选例，第三编是“鸳派”报刊小说目录，第四编是对“鸳派”的评论及相关资料。这两套资料的汇编为以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随着历史的澄清与对通俗文学研究的深入，很多学人对“鸳派”进行冷静与理性的研究之后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比如1989年范伯群的《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评价之反思》针对前文提到的鸳鸯蝴蝶派的三个历史定论进行了拨乱反正，他把鸳鸯蝴蝶派看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来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涉及了鸳鸯蝴蝶派的发生发展、价值取向、创作观念以及通俗文学的特质等关于这个流派根本性的问题，认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是应该作为一个正宗的、有特色文学流派去进行认真研究。”^②1992年汤哲声的《鸳鸯胡蝶—礼拜六派小说观念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③与1994年凌敏的《正统的与异端的》^④都从小说文本出发，强调了鸳鸯蝴蝶派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1994年，袁进在他的专著《鸳鸯蝴蝶派》对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定论作了全面的剖析，纠正偏颇的定论之余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鸳派”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不能简单地视为新文学的逆流。1997年，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也意识到“八十年代以前，文学史家对这个声名狼藉的流派更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些论著即使有所述及，也仅仅停留在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作家所曾作过的鞭挞性批判上面”^⑤，他认为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应该看到鸳鸯蝴蝶派也随着时代变化不停地自我革新所呈现出新的面貌，应该对它做一个正确客观的历史评价。但这个时期的研究并未完全摆脱历史的思维定势，比如严家炎先生就认为鸳鸯蝴蝶派并不属于他所讲的“现代小说流派”之列。^⑥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某些学人还是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他们仍然著文认为鸳鸯蝴蝶派是固步自封的封建保守的文学派别^⑦，是“民初泛滥成灾的一股浊

① 芮和师：《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范伯群：《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评价之反思》，《上海文论》第1期，1989年。

③ 汤哲声：《鸳鸯胡蝶—礼拜六派小说观念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1992年。

④ 凌敏：《正统的与异端的》，《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1994年。

⑤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4页。

⑥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⑦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流……不时泛出封建伦理道德的余波。”^①值得高兴的是，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年版）、范伯群、孔庆东的《通俗文学十五讲》（2003年版）和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2004年版）这三本论著阐释了鸳鸯蝴蝶派历史研究的遮蔽性，开辟了全面、系统、公正的研究路数，拓宽了学术界同人的研究视野。相继在学术界出现了杨惠敏的《论鸳鸯蝴蝶派》（2000年）、田义贵的《重估鸳鸯蝴蝶派电影的历史地位》（2000年）、彭彩云的《正视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2001年）、罗金的《鸳鸯蝴蝶派：另一种现代性》（2002年）、李钦彤的《被遗忘的先锋——重估鸳鸯蝴蝶派》（2007年）等文章。由于各位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红玫瑰》在相关论述中只被作为鸳鸯蝴蝶派研究的佐证材料出现，将该刊物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论著尚未出现，这也是《红玫瑰》历史性沦落的遗憾。针对这一点，笔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梳理与突入文本内部的感性体认，还《红玫瑰》一个更加清晰切实的历史图景，以此管窥鸳鸯蝴蝶派的流变。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梳理与挖掘，笔者发现《红玫瑰》中所构建的世俗文化世界，为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民生活风貌与透视二三十年代文学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如果说《礼拜六》是“杂志界的先驱者”^②，那么1922年创办的《红杂志》及一脉相承的《红玫瑰》堪称展示了“通俗文学杂志的第二代的风貌”^③。无论从期刊本身的质量、发行量、创作群体还是读者的喜欢程度来看，通俗文学杂志第二代代表刊物的头衔均当之无愧。《红杂志》创刊以后迅速吸引了众多上海通俗文学界的知名作家的捧场，他们纷纷慷慨地投稿，就连搁笔已久的王西神（蕴章）都前来助阵，一时名家云集。《红杂志》将其创作群体延续到《红玫瑰》时期。“《礼拜六》是民国初年销量最大的杂志，曾经销到二万。但在《红杂志》崛起之时，《礼拜六》已经日薄西山，不久便竞争不过《红杂志》终于停刊。《红杂志》则蒸蒸日上，发展到了《红玫瑰》，在其鼎盛时期，曾经销到五万，远远超过《礼拜六》创下的记录。《红玫瑰》办到1928年7月，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由周刊改成旬刊，与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半月刊唱对台戏，直到《紫罗兰》坚持不住，关门大吉。假如不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影响，《红

① 张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② 周瘦鹃在《礼拜六话旧》中说，“《礼拜六》两度在杂志中出现，两度引起上海小说杂志中兴的潮流，也不可不说是杂志界的先驱者。”

③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9页。

玫瑰》大约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①这段话提供的一组数据证实了《红玫瑰》的庞大的发行量，也显示了杂志的人气与生命力，更能说明“通俗文学杂志的第二代的风貌”地位的是其对当时文学环境的回应与对同类期刊的影响力。在受到新文学的大力冲击之后，《红玫瑰》期刊开始潜移默化，将新文学作家所指责与抨击之中的有益成分融汇到作品中，努力适应新的读者阅读需求。尽管仍在追求消闲娱心的文学功用，但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也在揭露与抨击现实的黑暗，旧道德观念不断地淡化，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由意识、个性意识与民主意识。在语言形式上采用了接近群众语言的白话，不再陶醉于骈四俪六，拒绝欧化的句法，以趣味、游戏和通俗为价值取向，取材宽泛，形式活泼无拘，文字诙谐滑稽小题小作，讥谑嬉骂皆成其文章。《红玫瑰》以“世俗”见长，最能体现城市的风土民情，充斥其中的市民日常起居、生活情趣、风俗习惯、人际交流等看似不起眼的庸常内容，却正是城市风貌的底色，展示了当时市民社会的文化与文学的独特图景。这也正是笔者选取《红玫瑰》作为考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之风貌的原因所在。

《红玫瑰》作为一份与代表新文学的《小说月报》同台竞争出版长达七年之久，鼎盛时期销售量高达五万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鸳鸯蝴蝶派代表刊物，距离当时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系统地去解读它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必将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认识到它在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场中曾经被遮蔽的那个部分。笔者借助布迪厄“场域”概念、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等相关理论，兼顾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将期刊纳入社会历史语境逐渐重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文化生活风貌与文学场，从《红玫瑰》管窥鸳鸯蝴蝶派的流变。第一章主要介绍《红玫瑰》的创刊背景以及它的前身《红杂志》的概况，通过把握主编赵苕狂的编辑理念，并将《红玫瑰》刊物还原到历史文化语境中，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刊物的意义；第二章主要归纳分析了《红玫瑰》重视市民心理的编辑形式与契合商业规则的市场运作方式，透过该刊驳杂的作者群体利用丰富的文体样式参与社会公务事务的讨论，借此来分析《红玫瑰》打造都市公共空间所做出的努力；第三章，从该刊众多驳杂的文体样式中选取散文与小说作为个案进行解读，挖掘出《红

^① 柯灵主编 袁进编选：《纸片战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玫瑰》的文学文本所呈现的滑稽妙趣的市井内容、贴近时代的文学立场以及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归纳出《红玫瑰》的文学价值；结语，通过考察《红玫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场中的位置，以期确认它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第一章 《红玫瑰》概述

考察一份期刊的风貌与历史地位，我们必须重回当时的历史，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红玫瑰》发行长达七年之久，鼎盛时期的销量超过五万大观，除却《红玫瑰》的准确商业与文学定位这个因素，也离不开它的前身《红杂志》为其所奠定的基础。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红杂志》的概况进行梳理。同时，一份期刊编辑的身份与理念影响着一份期刊的最终风貌的形成，笔者通过对主编赵苕狂的编辑理念的梳理，对这份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刊物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第一节 《红玫瑰》的创刊背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结束了暂时的政局动荡不安，在工业、交通通讯、商业、金融贸易都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与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到了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正如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说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①上海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老板们提供的优厚待遇吸引了众多的人来沪就业，一时间造成上海人口的急剧快速膨胀。据调查，上海 1910 年时的人口为 128.9 万，而到 1927 年人口就增至 264.1 万，1933 年更是到了 339.6 万^②。当时的上海人才云集、劳动力富足，使得上海具备了同时期其他城市所无法匹敌的优势。经济的发展也为上海这个大都市提供了一个职员阶层。通常他们的身份是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办事员、秘书、翻译人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教师、编辑等，他们有着体面的工作，也拥有着优厚的薪水，比起农民阶层更有着许多的闲暇时间可以消遣。

民国初年上海对教育进行改革，到了二十年代他们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① 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总第 9 期。转引自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51 页。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91、35 页。

创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其中还包括相当多的政法学校与女子学校、补习学校。^①这些学校都极为注重通俗教育，向在校学生灌输了许多常识，学生也可以自由地翻阅小说，这些都为他们成为市民文学的潜在的读者群奠定了基础。当时上海西洋音乐、话剧、电影的引进，歌厅、舞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等现代娱乐业都呈新兴之势。“1928至1933年中国城市各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显示“城市下、中、上层的消费中杂项支出（文化教育、娱乐、社会交往、医疗卫生、储蓄等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支出项目均在其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4.95%、44.49%、47.63%。”^②无疑，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滋养了市民的文化需求，而且他们也具备了文化消费的能力。职员阶层、富翁老板以及有钱读书的在校学生一起成为了市民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而且随着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市民消费群体需要报刊书籍来获取信息、补充知识、开拓视野以及休闲娱乐排忧解难，而且这样的需求日益庞大，从而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与兴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红玫瑰》的销量能够突破5万份也正是得力于此。

“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争夺文学市场，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猛烈攻击。1915年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鲁迅查禁了32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还主持拟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2月陈独秀在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同年5月第3卷第3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③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④，1921年西谛（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旬刊》第4号发表了《新旧文学的调和》^⑤，第6号上发表了《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⑥，叶圣陶在第5号上发表《侮辱人们的人》批判了《礼拜六》竟然以“宁可不要小老姆，不可不看《礼拜六》”

① 参见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② 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③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转引自芮和师《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1页。

④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转引自芮和师《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1、712页。

⑤ 西谛：《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1921年第4号。转引自芮和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6页。

⑥ 西谛：《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文学旬刊》1921年第6号。转引自芮和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2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